

副刊
Asian Film
亞洲電影

陳木勝導演的新片《危城》以民初北洋軍閥混戰的年代為背景，花了不少工夫打造了一個軍隊大營出來，只是，北洋軍大營帳篷內掛的卻是兩幅前清的黃龍旗。馬上告訴大家，這不是一齣什麼寫實的電影，選擇民初軍閥混戰的年代，純粹是因為，這個年代是近代中國最能夠套進西部片世界的時空。

行 光



楊克難（右）與馬鋒是敵是友？

▲古天樂飾演的曹少麟，殺人不眨眼

《危城》的故事設定在民初的混戰時期，北方軍閥曹瑛的軍隊殺向南方，一群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逃亡，他們在路上遇到神秘而武功高強的男子馬鋒。馬鋒和逃亡的師生不約而同來到普城，這裏正因為前方戰事吃緊而失去軍隊的保護，只靠地方保衛團（又名「地保」）維持局面。第二天早上，帶領學生逃亡的老師白玲遇上曹瑛的兒子曹少麟，結果被他一槍奪命。保衛團團長楊克難將曹少麟擒下，打算明天一早正法。這時，曹軍的上校張亦趕來普城取人，他正是馬鋒的師兄。一直冷眼旁觀的馬鋒決定要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……

西部元素

這部電影首先讓人想到的是一系列的西部片，馬鋒蒙上眼任由馬兒帶他四處流浪；無助的小鎮，居民不支持的保護者；甚至是楊克難手上的長鞭，都讓人想起美國以至意大利人拍的西部片。

分別只在於，這部電影是一片青山綠水的江南，而西部片的槍戰也變成了拳腳打鬥為主，就算故事中含有一支「現代化」的軍隊在背後，也是一樣。當然，這些「西部元素」的組合是靠近意大利「剝削電影」的方向，製造大量煽情和打鬥的橋段，但不論是正反兩邊的男主角，都沒有太多的細節刻畫，儘管是用了最多時間，有最多人際互動的楊克難，其實也是重複了大量「演員」劉青雲的傳統形象。「獨行俠」加「龍城鐵霸」的橋段，在這裏其實混合得不太成功，相反地，由古天樂飾演的曹少麟倒是一個有趣的角色，這是華語電影裏少見、絕對邪惡的角色。從老師白玲的口中，我們知道曹少



▲張亦（左）與馬鋒對決

麟是一個動不動就殺人的惡魔，到他真正出場，我們發現果然如是，他可以在嬉皮笑臉間就槍殺一男一女加一小童，然後花了大量時間、精神，又生又死地

和保衛團玩貓捉老鼠或者是老鼠戲貓的遊戲。曹少麟另一個不同於一般壞人的地方是，除了殺人，他對於貪杯好色之類的事情沒有多少興趣，除了最後有點搶掠財物的動作，多數時間，曹少麟都是在讓人痛苦掙扎後取人性命，是一個很純粹的殺人魔。如果在現代世界中，他會是連續殺人狂之類，只不過，這個殺人狂後面有一支軍隊在支持他。

除奸兒戲

面對這樣一個絕對邪惡而又力量強大的敵人，到底是要選擇妥協求偷生，還是堅持原則，是這部電影最大的戲劇衝突所在。雖然，稍有經驗的觀眾都會感覺到，就算妥協，普城的男女老幼多

數是難逃一死，處境幾近於納粹集中營內的猶太人。但戲中還是有人講「跪咗先啦」，而城中富商想到的解決辦法，也是把提出問題的保衛團團長楊克難解決掉。稍有能力自保的居民，也只不過是可以選擇逃走他方而已。這樣一個讓觀眾不舒服的故事，凝聚到最後的大反擊宣泄出來，只是幾十年來功夫片要解決的拳腳對槍炮的困局，在這裏卻完全不成問題。曹少麟的金槍固然不敵刀槍，身為曹軍二把手的張亦也在拳腳上和師弟決一勝負，就像時代背景一下子由民初退到鴉片戰爭，之前一本正經積壓了大半部戲的情緒，就這樣兒戲地釋放出來，也難怪不少觀眾有抱怨。由民初到今天，經過一百年的時間，類似戲中情節的絕對邪惡之事不只是創作人的想像，而是真實的人類經驗，需要更實在的釋放途徑。《危城》的導演想用這種頭重腳輕，近乎兒戲的方法來處理，實在讓人感到不安。

►《危城》的故事背景設定在軍閥混戰的年代



►《危城》有西部片的影子



►劉青雲（前）飾演保衛團團長



►古天樂（左三）在片中飾演大奸角



日韓大片鬥一番

本周上畫 >>> 林錦波

暑假終於到了尾聲，今周不再是荷里活大片「壟斷」市場，反而是日韓大片登場。號稱日本國寶的特攝片王牌「哥斯拉」再度出擊，為此系列的第二十九部作品《真・哥斯拉》，是繼十二年前《哥斯拉終極戰》後，東寶斥巨資製作的大片，由動畫電影著名導演庵野秀明和《進擊的巨人》樋口真嗣聯合導演，長谷川博己、石原聰美和竹野內豐等主演。故事講述東京灣海底發生爆炸，內閣官房副長官長谷川博己從網絡影片發現海中棲息巨大生物，總理大臣竹野內豐和其他官員都不相信。其後，巨型生物哥斯拉現身，登陸鎌倉進行破壞，政府下令自衛隊出動，美國國務院派特使石原聰美了解事件，自衛隊與哥斯拉在川崎市展開大決戰。這次哥斯拉採用全CG製作，不再用人穿道具服的方法，結合動態捕捉技術，由野村萬齋幕後演出。此片於七月二十九日在日本上映，連續兩周奪得日本票房榜冠軍位置，四周共收二十三億一千二百六十二萬日圓，約一億七千九百一十六萬港元。

韓國電影《屍殺列車》亦在今周上畫，為韓式喪屍電影。故事講述基金經理孔劉為女兒慶祝生日，帶她到釜山找前妻，豈料列車開動後，喪屍病毒在車廂內迅速爆發，乘

客與喪屍展開生死搏鬥。影片斥資一百億韓圓製作，今年在法國康城曝光，驚濤駭浪令人震動。《屍殺列車》於七月下旬在韓國上映，首周登上票房榜冠軍位置，四周共收八百七十七億九千三百九十六萬韓圓，約六億零八百萬港元，相當成功。兩部日韓大片以外，香港電影發展局推出的首部劇情片比賽受資助電影《點五步》，以一九八四年首支華人少年棒球隊沙燕隊成立的故事改編而成，講述十名少年棒球員如何經歷挫敗而不放棄。內地愛情喜劇《我最好朋友的婚禮》，舒淇、馮紹峰和宋茜主演，故事講述時尚雜誌主編舒淇到米蘭參加時裝周，其間得悉深愛的男人馮紹峰與富家女宋茜在倫敦舉行婚禮，她趕往倫敦搶新郎，在飛機上邂逅了型男鳳小岳。舒淇到達倫敦後，準新娘待她親如姊妹，令她內心充滿矛盾。影片本月初在內地上映，兩周共收三千七百二十四萬人民幣，不算賣座。最後，兩部英美電影，英國電影《絕地戰場》（Kilo Two Bravo）講述十年前阿富汗戰爭期間，一隊英軍試圖摧毀塔利班

路障檢查站，豈料半路上誤入地雷陣，進退失據，孤軍作戰。影片改編自真人真事，被譽為史上最好的戰爭電影，評價甚高。而美國電影《聖德蘭修女》（The Letters）則以德蘭修女（Mother Teresa）為題，講述魯格荷爾（Rutger Hauer）飾演的班卓文柏艾神父（Father Benjamin Praagh）到印度小鎮，為已故的德蘭修女封聖為「真福」進行調查。他走訪德蘭修女多年好友和屬靈導師，由麥斯馮西度（Max von Sydow）飾演的范艾克神父（Father Celeste van Exem）得知德蘭修女留下一批書信，記錄了她多年來的內心痛苦和靈性掙扎；英國女演員茱莉亞史蒂文森（Juliet Stevenson）飾演德蘭修女。影片於去年十二月在美國上映，收一百六十四萬美元。



▲《真・哥斯拉》中的哥斯拉採用全CG製作

「公道」影評

光・影・道 >>> 田 力

影評有很多種寫法，不只是「讚」與「彈」，有時效果千變萬化，讀完之後不知是「小罵大幫忙」還是明「讚」暗「彈」。最近就有兩篇影評，題目都是要為電影說公道話，但讀後卻有另外的感覺。其中一篇是說一部近期大賣警匪片其實拍得很好，文化人不應口誅筆伐。他說這部電影劇情完整刺激，引人入勝，比《叛徒追擊5》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話說過了頭，相信那電影的導演也不敢苟同。對於該電影中的對白和劇情，一般評論是誇張犯駁，而這評論人說「頗有意思」。這其實是品味問題，但他認為「是喜好而已」。對白是否誇張犯駁，是有客觀標準的，而且品味高低也是有根據的。最搞笑的是，此人在文中指「可能（我）一向沒有什麼品味，××在本地電影而言，相當精彩，堪稱上乘之作」，否定了結語的「喜好而已」的說法。這篇影評看出作者喜歡那部電影，但沒有足夠的常識和論據去支持自己的觀點，效果適得其反。另一篇影評是為最近一部不算賣座的年代武打片「說公道話」。作者先是介紹導演以往的作品，有好好壞。奇怪

的是，作者指導演今次這齣作品不好不壞，真的「公道」。然後作者開始評論這齣電影的故事和橋段，認為要是放於二十年前，可掀起熱潮。不知是否說此電影已落後於時代。再分析下去，作者指此片是向一西片致敬，而且又在另一日本片「取」了一個角色加進去。好了，作者其實是明言此片不是原創；及後更進一步指此片除了硬件，沒有亮點，並且遠離市場。更「精彩」的是，作者指故事俗套，文戲拖沓。幾乎是一無是處，真的「公道」得可以。以為是「公道話」，原來作者最後只說創作上「出發點」是好的，武打出色，整體卻令人「昏昏欲睡」，「表達方式陳舊」。為什麼電影意念是從一西片而來，再加一日本片角色，出發點卻是好的？整篇影評是把電影的來龍去脈和缺點都暴露了出來，而且更加以批評，只是最後一句說此片「不是爛片」。看完這評論的感覺是，此片很爛。這作者在想什麼真難理解，效果卻是題目非常吸引眼球，而且具追看性，看完後完全沒有興趣去看那齣電影。對該片的電影和導演一點不「公道」。